

中美权力变化与美国公众对 “中国威胁”的认知^{*}

庞 琴

【内容提要】 权力变化引起国际冲突的因果机制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热点。现有研究较少从心理学特别是威胁认知的角度探讨该问题。以当前中美关系为案例,通过对美国公众的调查数据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发现:第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长通过影响美国民众对本国未来经济走势的信心以及对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的判断这两种途径作用于他们的“中国威胁”认知,其中对“冲突可能性的判断”具有更为明显的中介作用。第二,在中美两国目前的权力对比格局下,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上升引发美国原有“温和派”特别是产业资本阶层和军事接触派的“中国威胁”认知快速上升,其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原来的“强硬派”即产业劳动力阶层和军事遏制派,导致原先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差距缩小,两派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同质性迅速加强并形成共识,成为支持美国政府对华强硬政策的社会心理基础。上述发现拓展了威胁认知以及权力转移导致冲突的心理动因理论,对解释中美关系的当前变化和未来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 威胁认知;增长弹性系数;同质性;权力转移;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 庞琴,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广州 邮编:510275)。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0)07-0069-28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 研究问题及意义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美之间的摩擦加剧,有关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如何影响国际冲突的问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界的普遍关注,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热点。然而,尽管现有文献^①特别是权力转移理论^②用大量经验事实证明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的确存在时间上的高度重叠,^③但是未能很好地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权力转移导致大国冲突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亚伯拉默·奥甘斯基(Abramo F. K. Organski)认为这是由于主导国(dominant power)作为国际秩序统治者,通过操纵秩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崛起国(rising power)利益受损并心生不满,因此意欲挑战现有国际秩序。^④但是,这种论点受到广泛质疑:一方面,如果崛起国能够迅速发展,它明显受惠于现有秩序,应该是对现状满意的既得利益者;^⑤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也发现主导国通过操纵现有秩序,不平等地分配公共产品,奖励盟友并惩罚敌对国家的能力相当有限。^⑥第二,为什么两国冲突集中在权力持平(power parity)期间爆发?奥根斯基认为这是因为崛起国和主导国都希望抓住权力平衡的最后时刻争取最有利的结果。但是这个观点同样受到质疑,为什么主导国非要愚蠢地等到双方权力已经接近的时候才发动攻击而不是采取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的手段?^⑦

① 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派别都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参见 Abramo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of Global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William R. Thompson, "Succession Crises in the Global System: A Test of the Transition Model," in Albert Bergesen, ed., *Crises in the World System*, Beverly Hills: Sage, 1983, pp.93-116。

② 自奥甘斯基 1958 年出版《世界政治》一书奠定权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以来,该理论历经至少三代学者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系列的相关理论。对于该理论体系发展的介绍,参见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24—42 页;Jonathan Dacicco and Jack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3, No.6, 1999, pp.694-695。

③ Abramo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④ Abramo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1958。

⑤ John R. Oneal, Indra de Soysa and YongHee Park, "But Power and Wealth Are Satisfying: A Reply to Lemke and Reed,"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2, No.4, 1998, p.517。

⑥ Margit Bussmann and John R. Oneal, "Do Hegemons Distribute Private Good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1, No.1, 2007, pp.88-111。

⑦ 对该问题的讨论,可参见 Jack Levy,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Vol.40, No.1, 1987, pp.82-107; Randall L. Schweller, "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 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 *World Politics*, Vol.44, No.2, 1992, pp.235-269。

同样,为什么崛起国不耐心地等到自己处于权力的优势地位才发动战争,而要在权力过渡时期就采取冒险行为?上述两个问题紧密关联,两者的解决都需要厘清权力转移究竟通过什么因果动力机制影响国家采取冲突性政策这个根本性问题。

然而现有文献却主要侧重于研究权力转移引起冲突的结构性条件,如在国际体系层面探讨国际(区域)结构如何影响权力变化与冲突之间的关系,^①崛起国和主导国在国际体系中各自的同盟是否存在均势(alliance parity)对冲突发生的概率有无显著影响等;^②在国家层面,如霸权国的相对实力变化周期(cycles of relative power),即自身实力处于上升或者下降阶段将如何影响冲突发生的概率、^③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程度及其实力增长速度如何影响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等。^④ 现有文献较少系统考察权力转移引起冲突的内在因果动力机制,特别是从心理机制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由于威胁认知是影响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是否支持对竞争对手采取攻击性或侵略性政策的关键性心理因素,^⑤是政治心理学中研究冲突的一个核心变量,^⑥因此本研究探讨崛起国的实力快速上升如何系统地影响主导国的决策者和民众对于对方的威胁认知,研究结果将会促进现有理论的创新。

中美两国权力对比的变化为本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案例。^⑦ 虽然中美两国尚未出现权力转移的态势,但是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接近美国的70%,趋近80%的权力持平标准。^⑧ 当前,针对美国公众的大样本抽样调查使得威胁

① Douglas Lemke,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Woosang Kim, "Power, Alliance, and Major Wars, 1816-197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3, No.2, 1989, pp.255-273; Woosang Kim,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1991, pp.833-850; Woosang Kim and James D. Morrow, "When Do Power Shifts Lead to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6, No.4, 1992, pp.896-922.

③ Charles F. Doran and Wes Parsons, "War and the Cycle of Relative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4, No.4, 1980, pp.947-965.

④ Benson Michelle, "Status Quo Preferences and Disputes Short of Wa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3, No.3, 2007, pp.271-288; Sobek David and Jeremy Wells, "Dangerous Liaisons: Dyadic Power Transitions and the Risk of Militarized Disputes and War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6, No.1, 2013, pp.69-92; Susan G. Sample, "Power, Wealth, and Satisfaction: When Do Power Transitions Lead to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2, No.9, 2018, pp.1905-1931.

⑤ Leonie Huddy, et al., "Threat, Anxiety, and Support of Antiterrorism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9, No.3, 2005, pp.593-608.

⑥ Stein Janice Gross,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and Jack S. Lev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⑦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的权力增长并不是导致美国公众产生“中国威胁”认知的唯一原因,美国媒体对中国非客观甚至是妖魔化叙事以及部分美国民众的反共意识形态是造成美国公众“中国威胁”认知的重要因素。

⑧ 80%的权力持平标准来自Abramo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198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计算标准的排行榜上,中国2014年已超过美国。

认知的研究可以基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一手数据而不是历史个案。本研究将从个体层面系统考察美国民众对于中美两国权力变化的认知如何影响他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当前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变化如中国的区域制度建设(如“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美国的挑战以及双边的战略和经济冲突等,^①而较少系统地研究美国社会对于中国快速发展的威胁认知并探讨其政策影响。即使在现有为数不多的美国对华公众舆论的研究中,其侧重点是描述美国公众对华态度的现状和趋势^②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如意识形态、党派和教育程度等。^③而且相关研究多数成文于2014年以前,美国公众舆论普遍将中国视为迅速崛起的大国。但是,2014年之后,美国民众越来越倾向于用“竞争者”的视角看待中国。另外,现有研究鲜有从动态角度系统分析中美权力对比的变化如何影响对“中国威胁”的认知,也较少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解释研究发现。

美国作为采取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国家,民意对政策走向形成巨大压力,是政府对外政策合法性的来源。^④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美国公众对华舆论的焦点。2019年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美国公众对中国

① 约翰·伊肯伯里认为中美两国将分裂东亚地区的原有秩序,形成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安全秩序和一个以中国为首的经济秩序,两者发生对抗。参见 G. John Ikenberry,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1, No.1, 2016, pp.9-4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2003, pp.5-56; 周琪:《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第57—78页;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第23—39页;赵明昊:《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第26—48页;李开盛:《容纳中国崛起——世界秩序视角下的美国责任及其战略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1期,第89—107页。

② 袁征:《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载《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第9—33页;谢韬:《从民意调查看中国的对美外交和中美关系》,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63—75页;谢韬、本杰明·佩奇:《美国公众眼中的中国崛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25—32页;熊志勇:《美国民意看中国六十年——变与不变的趋势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85—96页。

③ 张传杰、付舒:《美国公众涉台舆论取向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91—112页; Gries Peter Hays and Michael H. Crowson, “Political Orientation, Party Affiliation, and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15, No.3, 2010, pp.219-244; Gries Peter Hays, Michael H. Crowson and H. Cai, “God, Guns, and...China? How Ideology Impacts American Attitudes and Policy Preferences Toward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2, No.1, 2010, pp.1-40; Mirilovic Nikola and Myunghee Kim, “Ideology and Threat Perceptions: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nd Iran,” *Political Studies*, Vol.65, No.1, 2017, pp.179-198。

④ Benjamin Page and Robert Shapiro, “Effects of Public Opinion o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7, No.1, 1983, pp.175-190; Alan Monroe,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Policy, 1980-1993,”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62, No.1, 1988, pp.6-28。

持负面态度的人数几乎达到两国建交以来的最高点,^①美国社会甚至还出现了新形式的麦卡锡主义以及各种“恐中”和“反中”思潮。^②更值得忧虑的是,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在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与经济精英阶层(包括原来意见差异较大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开始形成共识,成为推动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经济政策的重要政治基础。^③

本研究通过分析美国芝加哥委员会于2016年对全美超过2000名公众所做的有关“中国威胁”认知的调查数据,意图回答以下问题:(1)中美两国权力对比的变化通过哪些心理机制引起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变化?(2)哪些群体对此种威胁认知上升得最快?(3)美国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对“中国威胁”认知为什么在近期会趋于同质化并形成共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更好地解释美国社会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变化趋势,同时拓展现有有关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以及中国快速发展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理论。此外,考虑到中美两国目前在经贸、外交甚至文化领域的冲突,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府对华态度的走势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并阐述本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二部分明确界定两个关键变量:权力和威胁认知的概念及内涵;第三部分阐释本文的理论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说明研究数据的来源及方法;第五部分描述研究结果;第六部分对结果进行讨论并总结。

二 主要变量的概念和内涵

(一) 权力

权力是本研究的自变量。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权力”存在诸多定义。为了使本研究更清晰,本文首先对其进行界定。现有文献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定义并测量权力。第一,效果。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认为权力是“施

① 参见“China, Gallup Historical Trends,” <https://news.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7日。

② 赵梅:《警惕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沉渣泛起》,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6期,第6—7页。

③ 虽然也有学者对美国精英是否对中国存在威胁共识有异议,但主流分析认为共识已经形成。参见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2, 2018, pp.60–70; Zoe Leung and Michael Depp, “An American Consensus: Time to Confront China,” *Diplomat*, January 17,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1/an-american-consensus-time-to-confront-china/>,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7日。

力者 A 能够让受力者 B 去做 A 希望而 B 本身不愿意的事情的一种能力”。^① 因此,权力可以通过受力者 B 的行为变化程度来衡量。^② B 可观察到的实际行为变化越大,A 的权力就越大。第二,结构。这种定义方式通过人类组织或者制度中的“不对称结构 (asymmetric structure)”来定义权力,简言之,权力来源于个体在社会结构或组织中与其他人之间不对称的地位或者关系。相应地,权力通过非对称性的地位差异,比如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程度来衡量。^③ 第三,资源。这种定义方式认为权力就是一个行为体可以用来改变另一个行为体的行为、信念以及态度的所有资源的总和。^④ 相应地,权力的衡量指标是一个行为体(国家)可以利用的所有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军事能力。

本研究采用上述第三种方式定义权力。因此,权力在下文中可以与实力一词通用,而两国权力对比在本研究中是指两国在权力资源或者说实力上的差距。权力对比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当前权力地位——对方国家与本国相比目前其权力更强还是更弱;二是权力变化趋势——对方国家的权力相对于本国来说是增长(对方的增长速度更快)或是衰落(对方的增长速度较慢)。这两个维度均显著影响个体对于所比较国家的威胁判断。此外,探讨权力变化与国际冲突的文献一般强调军事实力,而本研究的权力侧重于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关于经济实力的重要性,如奥甘斯基所言,大国之间因为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不平衡所带来的经济资源积累的差异,虽不是最为直观的权力变化的表现,却是引起国家间关系变化中的最根本因素。^⑤

(二) 威胁认知

威胁认知是指个体对另一个体或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有意图或能力对自己或所属群体造成负面影响的一种整体性判断。^⑥ 根据被威胁对象的层次划分,威胁一般可以

① Robert 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2, No.3, 1957, pp.201-215.

② 参见 Nelson Polsby, *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Lukes Steven,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74.

③ Harold H. Kelley and John W. Thibau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 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8;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④ 参见 Bertram H. Raven, “A Power/Interaction Model of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Vol.7, No.2, 1992, pp.217-244; 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28, No.3, 1976, pp.317-34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⑤ 参见 Abramo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1958.

⑥ James W. Davis, *Threats and Promises: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Stein Janice Gross,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and Jack S. Lev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p.364-394.

分为针对个体和群体(国家)两种。依据被威胁的领域划分,威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物质威胁,即对个体人身安全和物质财富或者国家的领土安全、经济和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威胁。第二,精神威胁,即对个体或者群体所持有的价值观、道德标准和信念等方面的威胁。在国际政治领域,有关威胁认知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政治精英(领袖)对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危机如战争等威胁情境的认知,^①本质上是国家层面的安全威胁认知。本研究的威胁认知则主要涵盖个体层面对他国的物质威胁认知,具体地说,美国社会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军事威胁”。

个体的威胁认知有三个维度与是否支持政府采取攻击性政策相关。第一,威胁认知的强度,即个体判断某个威胁是否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在面临严重威胁时,个体或群体往往容易产生强烈的认知偏见,将所有错误归咎于敌人,^②并产生诸如愤怒和仇恨等强烈情绪,支持政府进攻性政策或者行为。^③另外,严重威胁会强化民族中心主义和对外族的排斥行为,^④从而促使民众选择强有力的政府推行果断措施来回应威胁。^⑤

第二,增长弹性。威胁认知的变化因不同的主体和客体存在明显的弹性系数差异。比如,在国际社会中,当一国发现另一国的权力快速增长时,容易产生威胁认知。^⑥但是,就主体而言,对不同个体来说,即使对于同一国家的相同权力增长,很可

① 相关研究参见 Raymond Cohen,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3, No.1, 1978, pp.93-95; Thomas W. Milburn, “The Nature of Threa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33, No.1, 1977, p.126; David Baldwin, “Thinking About Threa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5, No.1, 1971, pp.71-78; J. David Singer, “Threat-Perception and the Armament-Tension Dilemma,”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 No.1, 1958, pp.93-94; 邱美荣:《威胁认知与朝核危机》,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6期,第4—6页。

② Anne Maass, Ceccarelli Roberta and Rudin Samantha,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Evidence for In-Group-Protective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71, No.3, 1996, pp.512-526; James L. Gibso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Intolerance: Cultural Conformity and Political Freedo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6, No.2, 1992, pp.338-356.

③ Martha L. Cottam, *Images and Intervention: U.S.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4; Gordon Carol and Asher Arian, “Threat and Decision Making,”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5, No.2, 2001, pp.196-215.

④ Leonie Huddy, et al., “Threat, Anxiety, and Support of Antiterrorism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9, No.3, 2005, pp.593-608.

⑤ Stephen M. Sales, “Threat as a Factor in Authoritarianism: An Analysis of Archival Dat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28, No.1, 1973, p.44; Richard M. Doty, Bill E. Peterson and David G. Winter, “Threat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8-1987,”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61, No.4, 1991, p.629.

⑥ David L. Rousseau and Garcia-Retamero Rocio, “Identity, Power, and Threat Perception: A Cross-National Experimental Stud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1, No.5, 2007, pp.744-771.

能产生不同的威胁认知变化。例如,日本军事力量的大幅增长对一国具有反日倾向的民众而言是强烈的威胁,但对没有这种倾向的民众而言则没有或较少威胁感。换言之,即使在相同的权力变化的条件下,威胁认知因为主体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增长弹性系数。就客体而言,来自日本的权力增长可能比来自巴西的相似权力增长,对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更容易引发威胁感。因此,客体不同,威胁认知变化的弹性系数也不一样。总的来说,快速增长(弹性系数高)的威胁认知比缓慢增长(弹性系数低)的威胁认知更能引起强烈的情绪以及政策反应,因为快速增长的威胁通常需要迅速的反应。无论是对于政治精英或是普通大众,当人们的决策过程受到时间限制,并被强烈的情绪(威胁反应)所支配时,他们的理性包括逻辑和利益判断往往无法充分展开,具有煽动性的政策就容易获得支持。^①

第三,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对某事物威胁认知的同质性。前面两个维度属于个体范畴,同质性则属于群体范畴。在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基层民众,甚至他们内部的各种亚群体,在面对同一个国家时往往会有不同的威胁认知。当内部分歧较大时,其政府对敌国采取直接冲突政策的可能性会降低,这是因为内部意见的差异会增加冲突性政策的成本和风险。在现有的冲突理论模型中,如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ies theory)和理性选择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②决策者往往都是独立做出决定。然而,在现实情况中,决策者在做出重大的冲突性政策之前,往往通过各种方式与社会政治精英以及普通民众进行交流甚至讨论(虽然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交流的方式和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动员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以获得足够的资源。所以,当社会内部反对的声音越多越大时,推行的成本和风险就会越高。相反,如果不同群体对该国的威胁感知具有强烈的一致性或者共识,就会加强决策者采取对抗性政策的决心。因此,社会群体之间威胁认知的同质性也是影响冲突性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理论与假设

(一) 权力作用于威胁认知的机制

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的权力变化影响另一国民众威胁认知的机制非常复杂,包括

^① Gordon Carol and Asher Arian, "Threat and Decision Making,"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2, 2001, pp.196-215.

^② Bruce B. De Mesquita, "Risk, Power Distributions, and the Likelihood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5, No.4, 1981, pp.541-568; James D. Morrow, "A Continuous-Outcom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of War,"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9, No.3, 1985, pp.473-502.

权力变化国家(信息源)的信息展示是否充分,媒体(媒介)的引导是否具有倾向性以及受众(信息接收者)本身的意识形态等。但是,为了使本研究更加简洁明确,我们仅仅聚焦权力变化与威胁认知这两个变量。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在本研究中分为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就民众而言,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的经贸“威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美的贸易赤字可能对美国国民经济带来风险,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可能对美国政府金融安全造成风险。第二,中美产业和科技竞争(或者在美方看来所谓“不公平的竞争”如市场非对等开放等)可能导致美国产业竞争力削弱,致使就业机会流向中国或者相关产业收入降低。第三,最高层次的“威胁”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美国现有社会—经济模式造成挑战。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包括中国在南海、台海、朝核和伊核等问题上的“挑战”,中国军队的信息作战能力增强对美国网络安全的“威胁”等。更深层次的“威胁”是中国对美国所主导的东亚安全秩序的挑战。上述“经济/军事威胁”虽然有关联,但具有相对独立的形成和变化机制,因此以下讨论会区分两者。

随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强,中美的实力差距缩窄,这种变化如何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威胁”认知? 现有的研究发现,当个体认为本国在与他国的权力对比中处于劣势,威胁认知就会倾向于增强。^① 这种效应可以从现实主义理论中得到解释: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下,谁也不能保证今天的朋友不会成为明天的敌人。^② 因此,权力的劣势意味着受到威胁的可能性上升。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中国相对权力的增长意味着中国的“威胁”能力更强,美国受到“中国威胁”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损失程度都会上升。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尽管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内化了这种零和博弈思维,但许多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两国竞争的观念。基于此,本文首先建立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1a: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相比)越强,他们对“中国经济威胁”的认知越强。

假设 1b: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越强,他们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认知越强。

① Nadim N. Rouhana and Susan T. Fiske, “Perception of Power, Threat, and Conflict Intensity in Asymmetric Intergroup Conflict: Arab and Jewish Citizens of Israel,”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9, No.1, 1995, pp.49-81; David L. Rousseau and Garcia-Retamero Rocio, “Identity, Power, and Threat Perception: A Cross-National Experimental Study,” pp.744-771; Walter G. Stephan, et al., “The Role of Threats in the Racial Attitudes of Blacks and Whit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28, No.9, 2002, pp.1242-1254.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在权力与威胁认知正相关的背后,权力对威胁认知的具体作用机制比上述简单的现实主义逻辑要复杂得多,应该存在多个间接作用机制,也就是存在中介变量的中介作用。中介作用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广泛使用的统计方法,是指自变量(如权力变化)对因变量(如威胁认知)的影响通过中介变量来实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父亲的社会地位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是通过父亲提供给子女的各种学习条件(中介变量)来实现的。社会地位较高的父亲提供给子女的学习条件可能会更好,因而子女的学业表现可能更优秀。揭示中介效应的意义在于解释变量之间为什么会存在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如何发生。相应地,如果能够控制中介变量,自变量(权力)对因变量(威胁认知)的作用机制可能得到抑制或者控制。

在零和博弈的背景下,权力的变化是否引起威胁认知需要通过两个关键的认知途径:一是信心,即个体认为自身是否能够承受权力竞争;二是可能性,即权力冲突是否真的会发生。就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对美国民众的“经济威胁”认知的作用机制来说,存在两个关键的中介变量:美国民众对自身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和对中美关系走势(即冲突)的判断。

对美国民众来说,中国经济权力增强包括相对趋势和相对地位两个方面。

其一,就相对趋势而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相对于美国的增长趋势就越明显。这种趋势会影响美国民众对本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即信心),进而影响他们对“中国经济威胁”的看法。具体地说,当他们觉得中国经济发展越快,他们越有可能认为经济发展机会未来会流向中国,同时也会打击他们对美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信心,造成他们对美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忧虑。值得说明的是,虽然美国民众对美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大多来自对美国内部因素的考虑,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国家间的相互比较特别是与美国地位相近国家比较的影响。当中国经济被冠以各种“速度”,无论基础设施或者技术发展都“奋起直追”时,会引发他们对本国经济未来的忧虑。而对未来的信心变化极易引起威胁认知的变化。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对自身未来有良好预期的个体往往威胁认知较低,因为他们更加自信。但自我预期较悲观的个体,其威胁认知通常更高,因为他们容易缺乏安全感,对外界的不利变化更加敏感。^①对权力转移的历史研究也发现,当霸权国发现自己的相对权力有下降的趋势时,尽管真正的权力转移未必已经实现,其领导人仍会产生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并通过发起军事

^① Morris Rosenberg,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冲突如预防性战争来应对。^①

其二,就可能性而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将负面影响美国民众对两国未来关系走向的判断,认为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增强,从而造成威胁认知上升。当中美经济差距较大的时候,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会明显改变他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看法。但是当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民众对中国已经具有明确的竞争意识,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有关国际结构张力的宣传如“修昔底德陷阱”等的影响,则会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如进一步发展,两国争夺资源和市场的零和博弈会更加激烈,未来冲突会更多,而对未来冲突的预期会增强他们的威胁认知。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2a: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判断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中国经济威胁”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当美国公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越强,他们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判断越是倾向于负面,对中国的“经济威胁”认知上升。

假设 2b: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判断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中国经济威胁”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当美国公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越强,他们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判断越是倾向于负面,对中国的“经济威胁”认知上升。

就中国的军事实力对美国民众军事威胁认知的作用机制来说,中国军力的增长不会在短期内动摇美国民众对本国军事实力的信心。一方面,中国在军事领域的相对增长趋势并不明显,美军军费开支和增速始终遥遥领先;^②另一方面,美国在军事实力上具有绝对领先地位,中美在军事能力方面的差距明显,而且本研究的数据显示美国民众也清楚地了解这一点。^③但是,中国军力增长会通过上述第二个途径,即判断权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影响威胁认知。对可能性的判断一方面来源于对零和博弈的国际安全结构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对中国进攻性意图的猜测。与经济相比,军事领域更加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中国的军事实力虽然不具有优势,但具有挑战美国区域安全的能力。中国军事实力增长会增强美国民众对中美两国在南海、台海以及东北亚等地区竞争加剧的预期,让他们判断两国关系变差,导致威胁认知升高。此外,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还会通过催生美国民众对中国具有进攻性意图的猜测来影响他们的威胁认知。伴随中国军事实力增长,霸权国美国不可避免地怀疑中国的动机或者说“修

① Charles F. Doran and Wes Parsons, “War and the Cycle of Relative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4, No.4, 1980, pp.947-965.

② 具体数据可参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各国军事开支数据库,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0-328072123/http://milexdata.sipri.org/>,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7日。

③ 结果显示超过50%的民众认为美国比中国军事实力强,仅15%认为中国更强。

正主义意图(revisionist intention)”,而这种判断又会强化两国未来冲突的预期,导致威胁认知上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3: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判断在中国的军事实力与“中国军事威胁”之间起中介作用,即美国公众越是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变得强大,他们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判断越是倾向于负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认知随之上升。

(二) 权力如何影响威胁认知的增长弹性和群体间同质性

权力转移理论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冲突多在两者权力持平期间爆发?主导国为什么不采取预防性手段,而崛起国为什么不等权力转移结束?现有的研究发现霸权国在这段时间往往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威胁认知),导致过度的军事反应甚至大规模战争。^① 威胁认知为什么在此期间突然上升? 哪些人的威胁认知增长得特别快?

强烈的威胁认知来源于主导国社会内部各派别在此期间对崛起国的威胁产生强烈共识,而共识的形成则与原先温和的派别在两国进入权力持平期后对崛起国的态度出现逆转有关。当崛起国实力处于明显劣势时,主导国社会(包括精英阶层)内部不同派别对它的态度容易产生分歧。一方面,有些派别由于利益或者意识形态冲突对崛起国态度强硬。“强硬派”认为崛起国充满威胁且很少与之合作,美国内部反共产主义的宗教群体、蓝领工人阶层和军方的鹰派属于“强硬派”。但是,有些派别对崛起国的态度则相对温和,他们要么意识形态立场相对缓和,要么从与崛起国的合作中获得利益,在中国投资和依靠中国市场的美国产业和金融资本阶层以及某些对中国理解和友好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都是典型的“温和派”。“温和派”凭借主导国的权力优势,对崛起国产生暂时的伙伴意识,认为双方可以合作共赢。^② 但是,当崛起国实力上升并接近主导国时,双方由合作变为竞争,从前的伙伴逐渐变成对手,这些“温和派”的威胁认知此时就会迅速上升。反观“强硬派”,由于他们对崛起国的威胁认知已经相当高,此时受到权力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因而威胁认知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换句话说,“温和派”的威胁认知随权力变化增长的系数要高于“强硬派”。随着两国实力逐步靠近,竞争日趋激烈,最后两派的威胁认知将会趋于一致,从而导致主导国内

① 多兰和帕森斯通过分析 1816—1975 年九个主要霸权国家的权力变化周期时发现,每个霸权国权力都会经历上升、成熟和衰落等几个阶段,在链接每个阶段的关键点(critical inflection),霸权国会因为内部或者外部因素产生强烈的威胁认知,从而影响对外政策。参见 Charles F. Doran and Wes Parsons, “War and the Cycle of Relative Power,” pp.947-965。

② 有关不同社会阶层对外看法的差异,可以参见庞琴、罗仪馥:《全球化与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基于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社会经济学分析》,载《当代亚太》,2018 年第 2 期,第 4—36 页。

部主要派别对崛起国的威胁认知出现共识。

在本研究中,美国对中国“经济/军事威胁”认知基本遵循这一发展路径。就“经济威胁”而言,由于产业与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产业阶层所划分的不同群体的变化尤为典型。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中国产业基本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而美国处于上游。美国的产业资本在中国投资,雇用相对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并在中国市场获得可观的利润。这些资本阶层包括跨国公司的领导、管理和技术人员等高收入群体,相对来说对中国具有强烈的伙伴意识,在各种对华事务上持温和立场。但是,由于美国产业工人阶层与中国工人存在就业岗位的竞争,其代理人在涉华问题上立场强硬。然而,随着本土企业逐步实现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开始上升,中国企业逐步在本土和国际市场上对美国企业构成明显竞争。另外,中国的金融资本加速在美国投资,仅2016年中国在美投资就增至上一年的三倍,收购了大量的美国技术企业。^① 这些企业的技术有利于增强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竞争力。受到竞争威胁的那些原本对华立场温和的美国社会阶层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改变。^② 他们开始抱怨中方的“强制性知识产权转移”“市场准入限制”“政府补贴”和“网络技术入侵”等问题,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政府对华施压。^③ 这些所谓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于中美经贸关系领域,只是竞争的加剧促使高收入的资本阶层对上述问题的忧虑迅速上升。在当前情况下,资本阶层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增长弹性系数高于原先威胁认知较强的低薪工人阶层,两者目前逐渐形成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联盟”。正如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所说,美国内部正在形成共识——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利益。^④ 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4:产业阶层调节对中国经济实力认知与“中国经济威胁”认知之间的关系,两者的正向关系在高收入的资本阶层比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更为明显。

①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AmCham China White Paper, 2016, <https://www.amchamchina.org/policy-adv-cacy/white-paper/2016-american-business-in-china-white-paper>,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20日。

② Gillian Tett, “US Business Has Changed Its Tune on China,” <https://www.ft.com/content/5a47e-5f2-71b5-11e9-bf5c-6eeb837566c5>,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5日。

③ “America’s New Attitude Towards China Is Changing the Countries’ Relationship,”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18/10/18/americas-new-attitude-towards-china-is-changing-the-countries-relationship>,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20日; Nicholas R. Lardy, “China: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ft?”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https://www.piie.com/blogs/china-economic-watch/china-forced-tech-nology-transfer-and-theft>, 访问时间:2019年10月4日。

④ “Remarks by Henry M. Paulson,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t a Crossroads,” Paulson Institute, November 2018, <http://www.Paulsoninstitute.org/news/2018/11/06/statement-by-henry-m-paulson-jr-on-the-united-states-and-china-at-a-crossroads/>,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18日。

就“军事威胁”而言,在对华态度上的不同群体如遏制派(鹰派)和接触派(鸽派)的变化比较典型。以美国上层的政治经济精英集团为例,遏制派主要是美国军方和武器制造商等利益集团,它们一直对中国持有较强的威胁认知,并从“中国威胁论”中获益;接触派主要是美国外交部门中希望与中国“接触”合作解决东亚安全和区域秩序问题的官员以及部分对华友好的学者等。随着中国军事实力增强,中美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南海、台海等地区的安全利益冲突升级,同时两国在地缘战略方面如“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的摩擦升温。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军事行为往往被解读为挑战美国的战略和军事安全。双方合作空间收缩,接触派的温和政策所指向的合作收益预期降低,导致他们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敏感度迅速上升,换句话说,接触派的威胁认知增长弹性系数反而比遏制派更高,因此,两派逐渐在对华态度上变得日趋一致。以往对中国态度较为温和的前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rnberg)、前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Susan Shirk)以及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等人都撰文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临界点,美国需要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①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指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②在威胁共识的基础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发布《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明确将大国竞争包括“中国威胁”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③尽管上述案例主要来自美国政治和学术精英,但是这种持不同对华态度的群体在中美军事实力变化的条件下,产生不同的威胁认知增长系数的模式在美国的普通民众层面也应该存在,而且民众层面的变化对于美国的对华军事政策也会产生影响。另外,考虑到数据中没有提供精确的职业等信息来分辨精英和民众,为了验证上述分析,本文以“民众对华态度”作为基础分类变量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5:对华态度(接触或者遏制)调节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军事实力认知与他们对“中国军事威胁”认知之间的关系,两者的正向关系在“对中国持接触态度”的民众比“对中国持遏制态度”的民众中更为明显。

① 赵明昊:《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第26—48页。

② Owen Crane, “Watch Out for China, Not Russia, Says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The Vision Times*, June 2018, <http://www.visiontimes.com/2018/06/05/watch-out-for-china-not-russia-says-former-us-secretary-of-state.html>,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22日。

③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22日。

四 数据来源及测量

(一) 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选择芝加哥国际公共关系委员会民意调查(CCS)201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①芝加哥委员会对“中国威胁”认知态度的调查始于20世纪90年代(70年代已有对中国问题的调查),之所以仅选择该年度的截面数据是因为CCS2016年的问卷将中国的“威胁”分为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这对于验证本研究前述假设非常重要,而其他年度(除2015年以外,包括2017年和2018年)都没有区分,而且该年度问卷同时提供了有关中美权力对比的问题,契合本研究的需要。另外,虽然2016年中国的GDP大约为美国的60%,^②未达到前文所说的80%的权力持平标准,然而2016年中国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相关数据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公众对中美两国权力变化的认知。CCS2016年度调查于6月10—27日进行,通过基于地址分布和随机拨号相结合等概率抽样方法选取全美境内3580名美国民众,回收2244份调查问卷(回应率为63%),扣除183份不合格问卷,最终获得2061份有效问卷,总体抽样误差是 $\pm 2.38\%$ 。

(二) 变量的定义及测量

以下分别介绍各变量的测量问题、量表(由于大部分原有量表编码顺序混乱,我们都依据研究需要重新编码,具体见下文)和编码操作以及均值。

1. 因变量

(1)中国的“经济威胁”:“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何种程度上对美国未来十年的重大利益造成威胁?”1=不重要的威胁,2=重要但不严峻的威胁,3=严峻威胁(该量表对原来的回答按照威胁程度重新编码),变量均值为2.22。

(2)中国的“军事威胁”:“你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何种程度上对美国未来十年的重大利益造成威胁?”1=不重要的威胁,2=重要但不严峻的威胁,3=严峻威胁(该量表对原来的回答按照从威胁程度重新编码),均值为2.30。

2. 自变量

(1)中美经济实力对比:“现在,你认为哪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更强?”1=美国更强,

①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American in the Age of Uncertainty* 中的数据,参见 <https://www.thechicagocouncil.org/issue/public-opinion>,访问时间:2019年12月14日。

②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WEO>,访问时间:2020年6月1日。

2=中美一样强,3=中国更强,变量均值为2.05。

(2)中美军事实力对比:“现在,你认为哪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更强?”1=美国更强,2=中美一样强,3=中国更强,变量均值为1.63。

3.中介变量

(1)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判断:“想一想现在还是孩子的下一代美国人,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你认为他们在未来会比现在工作的成年人过得如何?”1=过得更差,2=一样,3=过得更好,变量均值为1.52。

(2)对中美关系走势的判断:“你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会如何?”1=恶化,2=差不多,3=改善,变量均值为1.69。

4.调节变量

对于假设4中的产业阶层变量,由于本数据库中缺乏对受访者职业的调查,我们只好以收入来衡量受访者阶层。

(1)家庭收入水平:从“低于5000美元”到“超过17.5万美元”分为19个等级。由于原有编码等级过多,为了检验收入阶层的调节作用,我们将量表简化:1=2.5万美元以下(低收入阶层),2=2.5万美元至10万美元(中等收入阶层),3=10万美元以上(高收入阶层),①均值为2.19。

(2)党派:1=共和党,2=民主党,3=独立党派,4=其他(由于“其他”选项人很少,笔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将其忽略)。

(3)对华军事态度:“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中,美国应该更加注重哪方面?”1=与传统盟国韩国和日本建立稳固的关系,即使会损害中美关系(遏制派),2=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即使会损害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接触派)。

5.控制变量

(1)性别:0=女性,1=男性,均值0.50。

(2)年龄:其实际年龄即为该变量数值,均值51.58。

①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2016年数据,家庭平均年收入的中位数是57652美元,参见https://www.census.gov/search-results.html?q=Household+income+distribution&page=1&stateGeo=none&searchtype=web&cssp=SERP&_charset=UTF-8,访问时间:2020年4月10日。根据皮尤中心的数据,美国家庭(如以两人计算)收入处于11070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阶层,收入低于26093美元为低收入阶层。之所以选择这两个节点是因为样本中相当比例为家庭中仅一人或者两人。事实上,本研究也采用过三人家庭收入节点作为分隔点,1=4万美元以下(低收入阶层),2=4万—12.5万美元(中等收入阶层),3=12.5万美元以上(高收入阶层),发现采用这种分类法与正文分类法在下文的统计分析结果基本无差别。参见<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9/06/the-american-middle-class-is-stable-in-size-but-losing-ground-financially-to-upper-income-families/>,访问时间:2020年5月3日。

(3)受教育水平:从“1=没有正式教育”到“14=职业或博士学位”,分为14个等级,均值10.43。

(4)居住地:1=城市,2=市郊,3=农村,均值1.85,城市人口偏多。

(5)意识形态:从“极端自由”到“极端保守”分为7个类别,我们简化为1=保守主义(含极端和有点),2=中立,3=自由主义(含极端和有点),均值1.88,保守主义偏多。

(6)族裔:1=非西班牙裔白人,2=非西班牙裔黑人,3=非西班牙裔其他,4=西班牙裔,5=非西班牙裔混血,均值1.57,其中非西班牙裔白人占多数,达到74.58%。

五 研究结果

(一)权力与威胁认知的关系

为了验证假设1a和1b(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越强,他们对“中国经济/军事威胁”认知就越强),我们建立了两组模型,分别以经济/军事实力为自变量,“经济/军事威胁”认知为因变量,并控制相关变量,^①结果见表1。其中,模型1和模型3没有纳入自变量,模型2和模型4则纳入了自变量,结果显示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实力越强,“经济威胁”认知则越强($\beta=0.086, p<0.001$),而中国军事实力同样会显著正向影响“军事威胁”认知($\beta=0.124, p<0.001$),从而假设1a和1b均得证。在两组模型中,权力变量的加入都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度,且基本没有改变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这说明权力在解释威胁认知变化中具有相对独立的解释力,是一个基础性变量。另外,军事实力的系数更高说明军事实力的作用更加显著。事实上,“维持对华实力优势”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这可以从特朗普本人的多次讲话中体现出来。^②

① 就对于某国的威胁认知而言,对该国的情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为了控制情感因素,同时降低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将变量“情感温度计”(对中国的好感度)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得出的结果与现在的结果基本没有差异,经济实力系数($\beta=0.087, p<0.001$)和军事实力系数($\beta=0.126, p<0.001$)与目前只有微小的差异(见表1)。这个结果就证明了情感与经济/军事实力是分别且几乎独立地作用于威胁认知。之所以没有把情感变量放入表1的模型1—4中,是因为该变量存在大量的缺失值。由于该变量的加入,整个模型的有效观测值大幅度下降,对后面的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的稳定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② 在经济领域,比如5G,特朗普强调美国“必须赢得5G竞赛”,不容许中国超越美国。参见Daniel Bases, “The Race to 5G Is a Race America Must Win, Donald Trump Says as US Announces Plans to Accelerate High-Speed Wireless Development,” *SCMP*, April 13, 2019。在军事领域,2018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就以“增加美国的军事比较优势”为题,指出“维持在地区的联合力量优势”以及“保持在印太地区的有利军事均势”是国家国防战略的目标。参见“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访问时间:2019年11月3日。

表 1 经济/军事实力对威胁认知的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因变量	“经济威胁”	“经济威胁”	“军事威胁”	“军事威胁”
自变量	中国经济实力		0.086 *** (0.018)		
	中国军事实力				0.124 *** (0.021)
控制变量	性别	-0.107 *** (0.030)	-0.096 ** (0.031)	-0.087 ** (0.030)	-0.065 * (0.031)
	年龄	0.004 *** (0.0008)	0.004 *** (0.0008)	0.005 *** (0.0009)	0.006 *** (0.0009)
	受教育水平	-0.023 ** (0.008)	-0.021 * (0.008)	-0.013 (0.008)	-0.013 (0.008)
	意识形态	-0.123 *** (0.023)	-0.117 *** (0.023)	-0.095 *** (0.023)	-0.085 *** (0.023)
	家庭收入水平	0.033 (0.025)	0.033 (0.025)	-0.044 # (0.025)	-0.026 (0.025)
	是否居住在城市	0.007 (0.023)	-0.003 (0.024)	0.0002 (0.024)	-0.010 (0.024)
	族裔(基准组为非西班牙裔白人)				
	非西班牙裔黑人	0.007 (0.058)	0.013 (0.059)	0.194 ** (0.060)	0.191 ** (0.0590)
	非西班牙裔其他	-0.110 (0.072)	-0.096 (0.072)	-0.040 (0.071)	-0.029 (0.071)
	西班牙裔	0.015 (0.054)	0.021 (0.054)	0.073 (0.056)	0.084 (0.056)
	非西班牙裔混血	-0.065 (0.096)	-0.034 (0.095)	0.167 (0.102)	0.172 # (0.101)
	党派(基准组为共和党)				
	民主党	-0.007 (0.046)	-0.007 (0.046)	-0.038 (0.046)	-0.045 (0.046)
	独立党派	-0.022 (0.040)	-0.025 (0.041)	-0.017 (0.040)	-0.030 (0.040)
常数		2.511 *** (0.124)	2.286 *** (0.134)	2.474 *** (0.123)	2.222 *** (0.131)

续表 1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因变量	“经济威胁”	“经济威胁”	“军事威胁”	“军事威胁”
	观测个案数	1547	1514	1560	1535
	R ²	0.057	0.071	0.065	0.088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01$,** $p<0.01$,* $p<0.05$,# $p<0.10$ 。

(二) 权力作用于威胁认知的中介机制检验

为了验证假设 2a 和 2b(对美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判断和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判断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中国经济威胁”之间起中介作用)以及假设 3(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判断),本文采用路径分析结合偏差校正(bootstrap)的方法对上述两组假设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①

1. “经济威胁”的中介机制检验

首先,我们以模型 2 为基础,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检验自变量中国经济实力对因变量“中国经济威胁”的总效应,发现路径系数显著(见图 1 和表 2),然后在模型中加入两个中介变量“经济未来”和“中美关系”,进一步分别检验自变量到两个中介变量以及中介变量到因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是否显著,结果表明所有路径系数均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见图 1 和表 2,表 2 仅报告中介路径系数,控制变量结果见表 3)。由于中介效应估计值通常不是正态分布,因此我们采用偏差校正方法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我们使用 Mplus 8.0 软件设定抽取 2000 个偏差校正样本,如果偏差校正 95% 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说明参数估计值显著;反之,则说明参数估计值不显著。如表 2 所示,“经济未来”和“中美关系”的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因此两个中介效应都显著。其中“经济未来”和“中美关系”占总间接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46.7% 和 53.3%,“中美关系”的中介效应稍强。

^① 检验中介效应最早的方法是鲁本·巴伦和戴维·肯尼于 1986 年提出的逐步依次检验法,但近年来受到质疑,本文使用目前普遍认为检验力更强的偏差校正法并结合 Sobel Test 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有关中介检验方法的发展,可以参见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2014 年第 5 期,第 731—745 页。

表 2 “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简单模型	中介模型				
	B	B				间接效应
	c	c'	a	b	ab	95% CI
“经济威胁”						
经济实力—“经济威胁”	0.086***					
经济实力—经济未来—“经济威胁”		0.074***	-0.125***	-0.052*	0.007*	(0.001,0.016)
经济实力—中美关系—“经济威胁”			-0.060**	-0.138***	0.008**	(0.003,0.014)
R ²	0.071***			0.092***		
“军事威胁”						
军事实力—“军事威胁”	0.124***					
军事实力—中美关系—“军事威胁”		0.107***	-0.096***	-0.180***	0.017***	(0.009,0.027)
R ²	0.088***			0.12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B表示非标准化的参数。其中c表示未加入中介变量的模型中,自变量对于因变量影响的总效应;c'表示中介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直接效应;a表示自变量对于中介变量的影响;b表示中介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ab表示自变量经由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95%CI表示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R²表示模型对于结果变量变异的解释率。*** p<0.001,** p<0.01,* p<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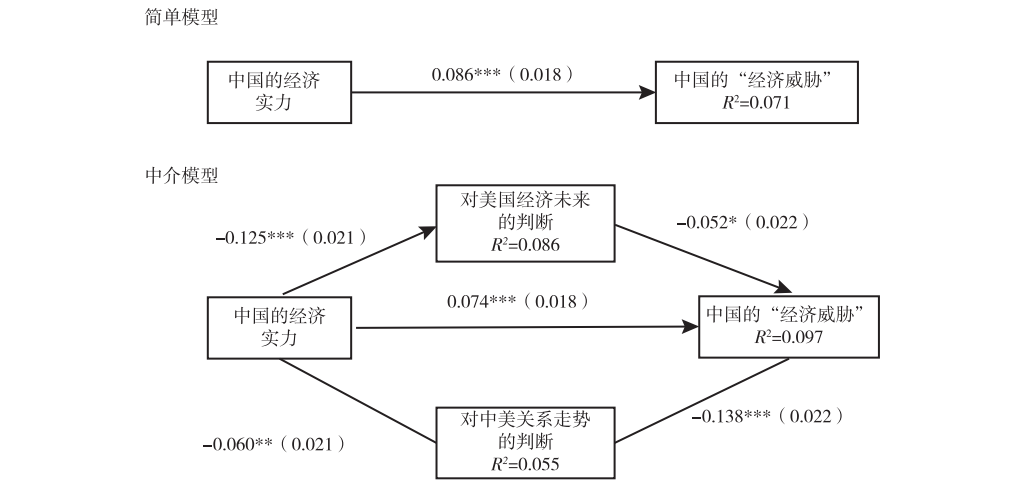


图 1 经济实力对“经济威胁”的中介路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军事威胁”的中介机制检验

与上述步骤类似,首先,以模型 4 为基础,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本文检验自变量军事实力对因变量“军事威胁”的总效应,发现路径系数显著(结果如图 2)。然后在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中美关系”,进一步检验“军事实力”到“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到“军事威胁”之间的路径系数是否显著,结果表明所有路径系数均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见图 2 和表 2,控制变量的结果见表 3)。最后,我们使用 Mplus 8.0 抽取 2000 个 bootstrap 样本(见表 2 所示)“中美关系”的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因此中介效应显著。另外,根据计算,“中美关系”占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的比例达到 24.9%,可以认为是“军事威胁”形成的一个关键机制。该中介作用机制的一个明显案例是 2018 年美国国防部推动国会拨款购买更多的军事装备以抗衡中国军力增强,提出的理由就是中美之间由于政治制度无法兼容导致两国冲突不可避免。^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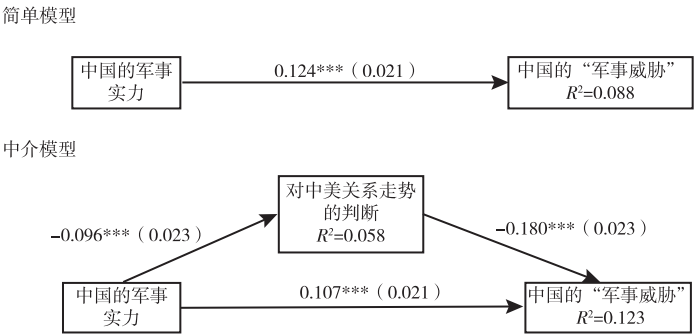


图 2 军事实力对“军事威胁”的中介路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 3 中介模型检验结果(控制变量部分)

	“经济威胁”			“军事威胁”	
	经济发展	中美关系	“经济威胁”	中美关系	“军事威胁”
年龄	0.001	-0.001	0.004 ***	0.000	0.006 ***
受教育程度	-0.007	-0.023 *	-0.023 **	-0.030 ***	-0.019 *
性别	0.088 *	-0.034	-0.091 **	-0.043	-0.072 *

^① Don Lee, “U.S. Policy Toward China Shifts from Engagement to Confrontation,”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31, 2018.

续表 3

	“经济威胁”			“军事威胁”	
	经济发展	中美关系	“经济威胁”	中美关系	“军事威胁”
意识形态	0.094 ***	0.031	-0.107 ***	0.020	-0.082 ***
家庭收入水平	0.010	0.024	0.036	0.031	-0.021
是否居住在城市	-0.060 *	-0.029	-0.014	-0.027	-0.016
族裔(基准组为非西班牙裔白人)					
非西班牙裔黑人	0.164 *	0.232 ***	0.064	0.238 ***	0.231 ***
非西班牙裔其他	0.091	0.017	-0.070	0.092	-0.011
西班牙裔	0.110	-0.037	0.016	-0.040	0.074
非西班牙裔混血	0.253 *	0.254 *	0.021	0.259	0.202 #
党派(基准组为共和党)					
民主党	0.095	0.184 ***	0.027	0.184 ***	-0.012
独立党派	-0.002	0.072	-0.014	0.100 *	-0.01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p<0.001, ** p<0.01, * p<0.05, # p<0.1。

(三) 相关变量对权力与威胁认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了验证假设 4 和假设 5,本文建立了两个调节作用模型。第一个以中国经济实力为自变量,收入作为调节变量,中国的“经济威胁”作为因变量(对于假设 4 中的产业阶层变量,由于本数据库中缺乏对受访者职业的调查,笔者只好以收入来衡量受访者阶层)。第二个以军事实力为自变量,对华军事态度作为调节变量,中国的“军事威胁”作为因变量。考虑到自变量和因变量均是三分变量(即问卷中仅有三个答案供选择),且调节变量“对华军事态度”是简单的二分变量(问卷中仅提供两个答案即“遏制”和“接触”供选择),其分布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正态性,笔者同时采用偏差校正法检验调节效应的显著性,其结果见表 4。

在“经济威胁”模型中,为了检验收入的调节作用,本文纳入收入与经济实力的交互项,同时采用 2000 次的偏差校正方法,获得相关系数的置信区间。结果见表 4 所示,收入与经济实力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beta=0.113, p<0.001$),且偏差校正方法所获得的 95%的置信区间为(0.038,0.189),不包含 0。这表明收入对经济实力与“经济威胁”之间的正向关系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即不同收入人群中两者关系存在显著不同。为了更好地判断究竟两者的关系在高收入和低收入组别存在什么差异,本文用简单斜

表4 “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的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因变量		“经济威胁”	95%CI	“军事威胁”	95%CI
自变量	中国经济实力	-0.196 ^{**}	(-0.374, -0.027)	—	—
	中国军事实力	—	—	-0.0352	(-0.231, 0.139)
交互项	收入×经济实力	0.113 ^{***}	(0.038, 0.189)	—	
	对华军事态度×军事实力			0.112 [#]	(-0.022, 0.242)
控制变量	年龄	0.004 ^{***}	(0.002, 0.007)	0.006 ^{***}	(0.003, 0.008)
	受教育水平	-0.013	(-0.037, 0.015)	-0.005	(-0.031, 0.021)
	性别	-0.110 ^{**}	(-0.198, -0.022)	-0.075	(-0.168, 0.023)
	意识形态	-0.123 ^{***}	(-0.204, -0.060)	-0.069 [*]	(-0.132, 0.003)
	家庭收入	-0.184 ^{**}	(-0.355, -0.027)	-0.005	(-0.078, 0.076)
	对华军事态度	-0.076	(-0.176, 0.022)	-0.330 ^{**}	(-0.556, -0.095)
	居住地	0.039	(-0.026, 0.103)	0.018	(-0.050, 0.085)
	族裔(基准组为非西班牙裔白人)				
	非西班牙裔黑人	0.032	(-0.155, 0.201)	0.186 [#]	(-0.034, 0.389)
	非西班牙裔其他	-0.071	(-0.297, 0.139)	-0.061	(-0.275, 0.135)
	西班牙裔	-0.007	(-0.184, 0.149)	0.054	(-0.105, 0.216)
	非西班牙裔混血	-0.058	(-0.297, 0.164)	0.029	(-0.251, 0.303)
	党派(基准组为共和党)				
	民主党	0.02	(-0.118, 0.181)	-0.033	(-0.182, 0.105)
	独立党派	-0.01	(-0.127, 0.107)	-0.046	(-0.165, 0.062)
常数		2.784 ^{***}		2.473 ^{***}	
个案数		725		750	
R ²		0.09		0.09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 p<0.001, ** p<0.01, * p<0.05, #p<0.10。

率分析检验调节效应模式(如图3),结果显示:在高收入组(即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认为中国经济实力越强,其“经济威胁”感越强($\text{simple slope} = 0.102, p < 0.001$);在低收入组(即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经济实力对“经济威胁”认知无明显影响($\text{simple slope} = 0.002, p = 0.948$)。图中显示在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弱的条件下,高收入组的威胁认知要低于低收入组,但是其威胁认知增长斜率较高,即增长系数更高。因此,在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强的条件下,高收入组对威胁的认知就要显著高于低收入组,假设4得证。

美国产业资本阶层快速上升的威胁认知可以从美国在华企业对华态度转变中窥见端倪。2010年以来,由于一批中国本土企业快速崛起并对外资企业构成明显竞争以及中国政府各种旨在终结外资“超国民待遇”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税费制度改革措施,美国在华企业对华态度发生明显改变。根据美国在华商会(AmCham China)2016年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调查,^①美国在华企业业务营收实现增长的比例从2011年的81%下降至2016年的58%,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有所恶化”的企业从2012年仅为19%上升至2016年的31%,81%的企业认为外资企业不如以往受欢迎。上述数据表明原本在中国投资获利丰厚的美国产业阶层明显认为盈利减少而竞争增强,解释了其威胁感知为何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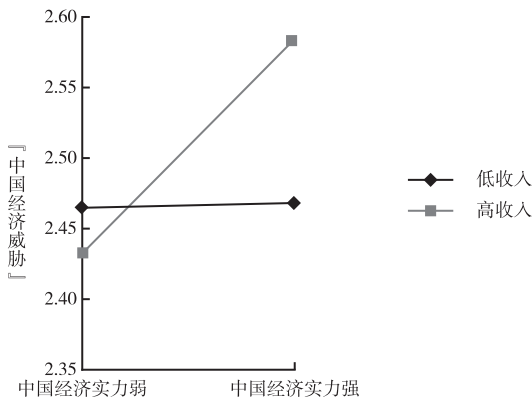


图3 收入对经济实力—“经济威胁”调节作用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AmCham China White Paper 2016*, <https://www.amchamchina.org/policy-adv-cacy/white-paper/2016-american-business-in-china-white-paper>, 访问时间:2019年12月20日。

在“军事威胁”模型中,为了检验对中国军事实力变化的态度的调节作用,本文加入了态度与军事实力的交互项(见表4)。本文也同时采用2000次的偏差校正方法,获得相关系数的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该交互项系数边缘显著($\beta = 0.112$, $p < 0.10$),其95%的置信区间为 $(-0.022, 0.242)$,虽然区间包含0,但是左侧区间临界值与0非常接近,可以认为此交互效应对于“军事威胁”有比较显著的影响。本文认为之所以出现显著度不是很高的情况,可能是由于调节变量“对华军事态度”是二分变量,简单地将受访者分为“接触派”和“遏制派”,提供的态度信息偏少,无法表征受访者在相关态度上的程度差异,不足以显示出变量间的复杂关系,因此预测作用受到限制。为了验证这个猜测,笔者采用蒙特卡洛(Monte Carlo)反向模拟的方法,对该模型依次进行迭代100次的蒙特卡洛模拟以进行结果的检验力测试(模拟过程中将“对华军事态度”视为潜在的连续变量),分别以原模型的样本量($N = 750$)和扩大的样本量($N = 1500$)作为模拟的两种观测值条件。结果表明,“对华军事态度和军事实力的交互效应”对“军事威胁”的预测效应的检验力显著,且不随样本的扩大产生较大变化,表明交互项对“军事威胁”的影响非常稳定(具体结果及解释见表5)。由此笔者推测,如果军事模型中的调节变量为多分变量,调节检验结果中交互效应的显著性可能会上升。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5中有关军事实力和“军事威胁”之间的关系在“遏制派”和“接触派”之间的差异,笔者进行简单斜率分析检验调节效应模式(如图4)。结果显示:对接触派来说,认为中国军事实力越强,其对华“军事威胁”的认知上升越快,斜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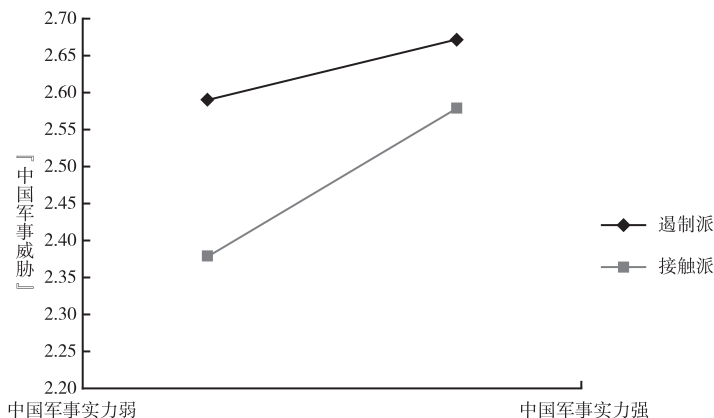


图4 对华军事态度对军事实力—“军事威胁”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显著 (simple slope = 0.189, $p < 0.001$) ;而对遏制派来说,虽然中国军事实力“威胁”认知的作用也显著 (simple slope = 0.077, $p < 0.05$) ,但总体上来说斜率明显低于接触派,即威胁认知增长系数显著低于接触派。因此,假设 5 得证。另外,图 4 还显示在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弱的条件下,接触派的“威胁”认知要明显低于遏制派,但是由于其威胁认知增长系数更高,在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强的条件下,两派的“威胁”认知就出现同质化趋势。这印证了前文所阐述的美国政治精英和军方领导中对华“接触派”的立场转变可以解释美国内部对华军事态度形成强硬共识的心理机制。^①

表 5 蒙特卡洛模拟结果表

	原始模型					模拟模型			
	N = 750					N = 1500			
	B	ARB	MSE	95% coverage	power	ASB	MSE	95% coverage	power
军事实力	-0.035	0.0004	0.0008	0.956	0.219	0.0006	0.0005	0.956	0.376
对华军事态度	-0.330**	0.0002	0.0025	0.957	1	0.0002	0.0013	0.938	1
对华军事态度×军事实力	0.112#	0.0004	0.0004	0.929	1	0.0008	0.0002	0.934	1
年龄	0.006***	0	0	0.95	0.998	0	0	0.946	1
受教育程度	-0.005	0.0002	0.0001	0.951	0.066	0.0001	0.0001	0.952	0.094
性别	-0.075	0.0008	0.0019	0.957	0.407	0.0002	0.0009	0.955	0.671
意识形态	-0.069*	0.0008	0.0007	0.944	0.744	0.0003	0.0004	0.949	0.957
家庭收入水平	-0.005	0.0019	0.001	0.952	0.049	0.0011	0.0005	0.939	0.057
是否居住在城市	0.018	0.0002	0.0012	0.945	0.092	0.0009	0.0006	0.949	0.12
族裔 (基准组:非西班牙裔白人)									
非西班牙裔黑人	0.186#	0.0037	0.0079	0.95	0.55	0.0005	0.004	0.943	0.832
非西班牙裔其他	-0.061	0.0013	0.01	0.947	0.103	0.0028	0.0048	0.95	0.141
西班牙裔	0.054	0.0001	0.0063	0.934	0.123	0.0002	0.003	0.948	0.185
非西班牙裔混血	0.029	0.0017	0.0238	0.94	0.074	0.0011	0.0119	0.943	0.08

① 参见 Don Lee, “U.S. Policy Toward China Shifts from Engagement to Confrontation,”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31, 2018。

续表 5

	原始模型					模拟模型			
	N = 750					N = 1500			
	B	ARB	MSE	95% coverage	power	ASB	MSE	95% coverage	power
党派(基准组:共和党)									
民主党	-0.033	0.0015	0.0022	0.948	0.128	0.0015	0.0011	0.953	0.189
独立党派	-0.046	0.0001	0.0024	0.939	0.171	0.0012	0.0011	0.951	0.27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蒙特卡洛模拟次数为 1000 次。ARB 表示相对偏差的绝对值,为模拟估计值与真实值的绝对差异;MSE 表示标准误估计的相对偏差;95% coverage 表示估计值的 95%置信区间包含真实值的可能性;power 表示估计值的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的可能性,即估计值显著的可能性。*** p<0.001, ** p<0.01, * p<0.05, #p<0.1。

六 讨论和总结

一直以来,由于缺乏精确的调查数据,现有研究较少从心理学特别是威胁认知的角度系统探讨大国间权力变化如何引起国际冲突。尽管权力转移理论也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比如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现状的满意程度,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崛起国可能反而是“满意”的现状国家(status-quo state),因此无法较好地解释冲突发生的动力机制。

本研究首先定义威胁认知并将其划分为三个维度:强度、增长弹性和内在同质性。然后,通过对美国民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态度数据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得出以下发现:第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上升,包括与美国相比的相对增长趋势和地位的上升,通过影响美国民众对本国经济未来走势的信心以及两国冲突可能性的看法这两种途径作用于他们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其中,对冲突可能性的判断具有更为明显的中介作用。第二,在中美目前的权力对比格局下,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上升引发美国原有的“温和派”主要是产业资本阶层和军事“接触派”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快速上升,其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原来的“强硬派”即产业劳动力阶层和军事“遏制派”,结果导致原先“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差距缩小,社会群体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内在一致性迅速加强,从而解释了在当今美国政治极化的条件下,各不同政治派别形成强烈一致的对“中国威胁”共识的原因。

上述发现对于权力转移理论有两点启示:第一,权力转移引起冲突的心理动因机制可以从主导国的威胁认知角度得到部分解释。在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下,崛起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可能会打击主导国对自身未来的信心,另一方面会强化主导国对两国必然冲突的预判,从而加速威胁认知上升。更重要的是,在两国进入“权力持平”时期后,主导国内部曾经的“温和派”对崛起国的威胁认知迅速上升,其内部主要派别的威胁认知趋于同质化,缩小政策回旋的空间,容易导致冲突。^① 第二,上述机制也解释了两国冲突集中在“权力持平”期间爆发的原因。“权力持平”期间的崛起国,相比于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其权力增长趋势更能打击主导国的信心并强化冲突预判,而且主导国内部威胁认知的同质化趋势也会在崛起国具有相当的挑战能力特别是与主导国进入持平期间迅速增强。对于弱小的崛起国,主导国内部威胁认知往往差异很大,较难形成统一意见。另外,进入持平期后,当主导国使用各种手段遏制崛起国如贸易禁运和拉拢崛起国的敌人形成联盟时,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现状的满意度就会开始下降,即使主导国没有主动挑起军事冲突,两国冲突的可能性也会上升。当然,上述理论启示主要基于现阶段中美关系的案例,而且主要针对主导国,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历史案例和经验数据才能进一步证实,这也是本研究未来深化的着眼点。

(截稿:2020年5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关于权力转移所造成的冲突究竟更多由霸权国还是崛起国所发动,现有经验研究没有统一结论。有些人认为有一部分战争是在权力转移完成以前由霸权国所发动,参见 Daniel S. Gel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Initia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12, No.1, 1992, pp.1-16; Dale C. Copland, “Neorealism and the Myth of Bipolar Stability: Toward a New Dynamic Realist Theory of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3, 1996, pp.29-89; Suzanne Werner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s and Military Buildups: Resol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ms Buildups and War,”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197-210。但是,也有学者指出霸权国发动战争的记录很少,参见 Dan Reiter, “Exploding the Powder Keg Myth: Pre-emptive Wars Almost Never Happ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2, 1995, pp.5-34。